

跨世纪文论丛书



朱寿桐 著

新月派的 绅士风情

江苏文艺出版社

LT0000062849-



新月派的 绅士风情

朱寿桐 著

I206.6
219



(苏)新登字 007 号

新月派的绅士风情

作 者:朱寿桐

责任编辑:朱建华

出版发行:江苏文艺出版社(邮政编码:210009)

经 销:江苏省新华书店

印 刷 者:宜兴市南漕彩印厂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14.5 插页 4

字数:340,000 1995 年 9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数:1—2000 册

标准书号:ISBN 7-5399-0813-0/I·776

定 价:16.00 元

(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目 录

第一编 总论:中国现代文化史上 最典型的绅士文化群体	
第一章 绅士文化取向与新月派的形成	(3)
第一节 自许与嘲谑中的“新月”绅士	(3)
第二节 以绅士趣味“缔结”而成的“新月”一派	(12)
第三节 新月派绅士风情的文化承传	(18)
第二章 多元文化比照中的新月派绅士文化	(31)
第一节 绅士文化与精英文化、平民文化	(31)
第二节 名士风格、绅士文化与新月派	(44)
第三章 新月派及其绅士文化倾向的价值定位	
第一节 绅士文化倾向的整体性	
与新月派社团价值的确认	(60)
“集体的文化形式”与绅士化观念的聚合	(62)
绅士文化“磁力”对新月派作家文学追求的“吸附”	(68)
第二节 新月派绅士文化现象的历史必然性	
及其价值内涵	(79)

第三节	显示忍耐、宽容的风度	(228)
第八章	秩序和规范的认同	(241)
第一节	政治“秩序”的维护	(241)
第二节	文化“规范”的尊崇	(246)
 第四编 “新月”绅士的文学世界		
第九章	绅士诗人们的风范	(255)
上	篇	(256)
第一节	“格律”论与诗的规范	(256)
第二节	超越平民化的诗歌风采	(260)
	徐志摩等绅士诗人的平民观照	(262)
	在郭沫若平民倾向比照下的闻一多	(266)
第三节	对非绅士化诗思的克服	(278)
第四节	逍遥在平凡的诗世界	(289)
下	篇	(295)
第五节	通达的人生感悟	(295)
	除志摩的诗城中没有死胡同	(296)
	新月诗字里的“同样的月色”	(305)
第六节	高贵的性灵表现	(312)
	闻一多诗中的典雅繁缛	(313)
	新月诗歌中的雅洁富丽	(319)
第七节	轻柔的审美感觉	(329)
	躲避深沉的感兴	(329)
	摆脱情感的重轭	(334)
	轻灵世界里的异妙感觉	(340)
余	论	(347)
第十章	走向绅士文化的散文	(352)

第一节	“感美感恋”的思想内容： 游离于传统名士性情·····	(354)
第二节	性灵动荡的散文艺术风采·····	(376)
第十一章	新月戏剧：绅士风情的演示·····	(395)
第一节	通过戏剧实现对绅士“阶级”的认定·····	(396)
第二节	通过戏剧达到对绅士性情的激发·····	(403)
第三节	通过戏剧实施绅士趣味的表现·····	(415)
第十二章	新月派的“寄寓文体”与“性情小说”·····	(425)
第一节	绅士性情表现之余的“寄寓文体”·····	(426)
第二节	绅士性情在小说表现中的强化·····	(431)
第三节	娴静、温婉：绅士文化的风格化展示·····	(440)
第四节	“性情小说”：绅士文化的载体·····	(446)
后 记	·····	(453)

第一编 总 论

中国现代文化史上 最典型的绅士文化群体

第一章 绅士文化取向 与新月派的形成

第一节 自许与嘲谑中的“新月”绅士

在中国现代文化史上产生过重大影响的新月派，一直是令研究者既“说不尽”也“说不清”的一个对象。“说不尽”者，乃因新月派成员复杂，涉历面广，除文学而外，兼及政治、经济、文化、学术等领域，殊非文学研究之一途所能曲尽其妙；“说不清”者，就文学研究方面而言，乃因研究者未得新月派社团的文化要领之故。不少评论家囿于“主义”型的思维范式，把新月派概括为浪漫主义社团，但持此说者常常不能像称创造社为浪漫主义社团者那样显示出足够的自信，因为胡适等新月派首领从理论到创作都很难说有多少浪漫主义兴味，而至少作为新月派主将之一的梁实秋从来就是个浪漫主义的偏执的反对者。^①

有些研究者聪明地意识到了用划一的主义阐述新月派的困难，便投合少数当事人的微妙心理，矢口否认新月派作为一个

^① 参见梁实秋的《现代中国文学之浪漫的趋势》一文以及《浪漫的与古典的》一书，梁实秋在这些文章和著作中，从新人文主义的新批评视角，对缺少规范的浪漫主义施行了严厉批判。

社团的历史存在，^① 或者在“新月社”、“《诗刊》派”、“新月诗派”等名称的辨异中做着抹煞新月“旧痕”的手脚；^② 这两方面的研究者所沉陷的乃是同一个思维怪圈：即认为一个统一的社团派别定须有一种文学上或文化上的划一的主义，倘若没有划一的主义或统一的主张，这一社团的存在便是不现实的。

新月派的实际情况是，他们偏偏没有划一的主义和统一的主张，所有的仅是同一的志趣和相近的精神，这种志趣和精神支配着新月派同人的文学趣味和政治、文化、生活观念，发挥着使他们在不断的变衍动荡中能长期聚合的深刻作用。因此，抛却种种主义的教条，抓住这种志趣和精神，才算是把握住了新月派研究的要领。其实，从新月派史前期到它解散以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新月派同人一直在表述着他们的这种聚合体构：向他们的朋友，向他们的对手，向他们的后辈。闻一多、吴景超、顾一樵、梁实秋、朱湘、孙大雨、饶孟侃等组成清华文学社的时候，闻一多便宣扬：“我们文学社是以兴趣结合的团体，不是以主张结合的团体。”^③ 当着体现新月诗人们集体成果的《新月诗选》于1931年正式出版之际，《新月月刊》所载的宣传广告便明确宣示：新月诗人“虽各人有各人的作风，但也有他们一致的方向”，这便是，他们都是以“同一趣向相缔结的人”。^④

① 早在与革命文学家展开论争时，新月派同人就极不愿被称为××派，这给后来贪图省事的研究者提供了某种依据。他们认为历史上从未真正形成过所谓“新月派”。

② 旅美著名文学研究家董保中先生对此现象曾作过严正的指斥，参见其《新月派·新月社·新月没有了》一文，台湾《联合报》1980年25—27期。

③ 闻一多致吴景超、梁实秋信（1922年10月10日），见《闻一多书信选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版。

④ 见《新月月刊》第3卷第11期。

一种主义，一种主张或一种“信条”，或许可以规范、制约和支配一般的文士诗人，但对新月派这批颇多自信的文人确实会无能为力，诚如若干年后梁实秋在《新月前后》一文中指出的那样：“新月一批人每个人都是坚强的个人主义者，谁也不愿追随别人之后”，要是他们有主义或主张，也是各行其道，各崇所信。于是，徐志摩倾向于浪漫主义，梁实秋钟情于古典主义，闻一多沉迷于唯美主义，胡适则专注于实验主义，而叶公超、罗隆基等又津津乐道于自由主义，……不过主义的齟齬乃至相对立并不影响他们在这种同一志趣的作用下聚合成一个文化团体，这在《新月月刊》上曾有过明确的表述：

我们办月刊的几个人的思想是并不完全一致的，有的是信这个主义，有的是信那个主义，但我们的根本精神和态度却有几处相同的地方。我们都信仰“思想自由”，我们都主张“言论出版自由”，我们都保持“容忍”的态度（除了“不容忍”的态度是我们不能容忍以外），我们都喜欢稳健的合乎理性的学说。^①

包涵着自由、容忍、稳健和理性的，该是怎样的一种志趣、精神或态度呢？梁实秋发表于《新月月刊》第一卷第八期上的《绅士》一文给了人们明确的答案：新月派文人相近的“根本精神和态度”，是一种完全符合绅士规范的精神和态度，也完全可以称作是一种西式绅士型的志趣。按照梁实秋引述的Cardinal

① 见《新月月刊》第2卷第6、7期合刊《敬告读者》。后在《新月月刊》第3卷第5、6期合刊的《新月讨论》栏中，《新月月刊》的编者又重申这段话，并以此作为讨论的中心议题。

Newman在《大学教育之范围与性质》一书中的阐释，绅士首先须有自由与坦然的心境，同时尚须“免除”那些妨碍别人举动的“自由与坦然”的言行与心理，为己为人创造自由的心态环境；绅士又应宽容大度，即使“对于妨碍他的人们他也不轻加揣测”，甚至“对于我们的敌人要如对于好像是我们的朋友一般”；绅士还应具有稳健沉着的气质，为人处事“要随和他们的动作，自己不做主动”；绅士更须有“谦抑忍耐”的哲学精神，理性地对待一切，包括命运。作为一个社会学范畴，绅士的概念当然不仅仅体现在这四个方面的内涵上，至少还应包括彬彬有礼、正直勇敢、幽默优雅等精神素质；^①但梁实秋并没打算利用这些文字说服人们相信新月派是如何标准的绅士集体，而新月派所显露出来的精神气质也确实不仅仅是在这几方面才与绅士品格相吻合。最重要的是，从他们的自述和基本主张中明白无误地透露出了这样的信息：新月派是一个以绅士趣味和精神相聚合的文人团体，而不是一个以主义或思想相号召的单纯的文化社团。

新月派文人大多才高自傲，可谁也没有公然以绅士自诩，更没有人以绅士作幌子相号召，因而大多数研究者都不容易把捉到他们共同的绅士趣味，进而也就无法获得研究分析新月派的精神要领。不过，在一定的场合和一定的情境之中，细心的研究者还是有机会听到新月派文人以绅士自居或努力以绅士自任的心音的，梁实秋在介绍了纽曼论述的现代绅士的自由、容忍、稳健和理性等特征之后，即迫不及待地表态说：“照这样解释，

^① 参见[英]Leggett(日文译名丽月塔)的《绅士道与武士道》中第2章第4节的论述。这部书是我们能见到的极少几本系统论述绅士文化的专著之一，故将在许多场合例举其中的观点以作参考；中文译本以日文版为蓝本，浙江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

绅士永远是我们待人接物的最高榜样。”^①徐志摩在私下里极愿意以“西式绅士”自许，一次与陆小曼通信，便直截了当地表述了这个意思：“我又是好面子，要做西式绅士的。”^②“西式绅士”有前文所说的若干内涵，而“幽雅精致”应是其中的一项，在绅士文化的这一特征上，徐志摩把它与他心目中的“新月”意象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他称赵元任的微笑比胡适之的“‘幽雅精致’得多”，是一种“新月式的微笑”，^③从中难道不能窥见徐志摩对新月派绅士气度的深层属望？确实，徐志摩是把绅士气度当作新月派的人格准则来理解和把握的，当周氏兄弟与陈西滢等围绕着女师大风潮展开无休止的论战时，他强烈地呼吁他们“结束闲话，结束废话”，同时严厉地指出了论战的双方（当然，他明白他只能对陈西滢有所影响）已远远有背于绅士之道：“这不仅是绅士不绅士的问题，这是像受教育人不像的问题”。他指责包括好友陈西滢在内的骂战双方都有着“不十分上流的根性”，也就是说他们绅士气度的严重缺乏。^④绅士风度既然被徐志摩等看作是一种“上流的根性”，那么，他们这些新月派人士自然会趋之若鹜。

绅士之道的重要内容是宽容、忍让和“费厄泼赖”^⑤，这在论斗争讼之中是最容易涉及且又最难以做到的。不只是徐志摩对周、陈之争的非绅士气性表示着焦虑的抗议，胡适也曾指责

① 梁实秋：《绅士》，《新月月刊》第1卷第8期。

② 徐志摩致陆小曼（1931年3月19日）。

③ 徐志摩：《话匣子·（二）一大群骡；一只猫；赵元任先生》，《晨报副刊》1925年10月26日。

④ 徐志摩：《结束闲话，结束废话！》，1926年2月3日《晨报副刊》。

⑤ “费厄泼赖”，即 fair play，原系体育比赛用语，意为公平地对待对手。

双方在笔战中“都含有一点不容忍的态度”，并怀着“无限的友谊的好意”力劝双方像鲁迅所说的那样“学学大海”，学那“能容下你们的大海蔑”的海。^①毫无疑问，胡适认为能够容忍并主动向对方认错的忍辱负重精神才符合绅士之道，直至十年以后，胡适还敦请陈西滢就枉责鲁迅的汉文学史研究抄袭盐谷温之事向鲁迅公开道歉，言“此是 gentleman 的臭架子，值得摆的”。^②确实，在与鲁迅的论战中，陈西滢和梁实秋的为作都有悖于他们津津乐道的绅士之道，尽管他们认为较之鲁迅的苛刻“刀笔”和“辣手文章”来，自己的文字还算是“冷静隽雅”，意存“忠厚”的。^③

梁实秋对鲁迅的一场笔战使他遭受了两方面的失败：一是横遭鲁迅等人尖厉的唾骂乃至戴上了“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的帽子，二是暴露了他自己不善容忍的非绅士品性。未必每一个人都有兴趣去做绅士，而且做了绅士也未必就比做别样的人强多少；但对于信誓旦旦地要以绅士之道作自己“待人接物的最高榜样”的梁实秋来说，对于他在新月派所处的重要地位而言，这就不能不算是一个十分要害的缺陷。于是新月派的同人就不能对他的非绅士“根性”视若无睹。至少，对于写过《鲁迅与牛》等恶劣攻讦和反击文章的梁实秋，闻一多就不会很以为然；早在一九二二年，作为梁氏密友的闻一多就指出过：“实秋讲话太多锋芒，宜稍隐藏，不可逞一时之痛快，以失身分

① 胡适致鲁迅、周作人、陈源（1926年5月24日），见《胡适来往书信选》（上），中华书局1980年版。

② 胡适致苏雪林（1936年），见《胡适来往书信选》（中），中华书局1980年版。按，gentleman，英语，即绅士。

③ 分别见梁实秋：《悼念陈通伯先生》和《重印〈西滢闲话〉序》，《梁实秋怀人丛录》，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1年版。

也”。^①这种“身分”当然是绅士身分。五六年后的梁实秋仍然未能很好地把握住自己的“身分”，这一定颇令闻一多失望。

闻一多显然是极愿意保持自己的绅士身分的，以这种态度和趣味，他与他曾经厕身其间的新月派取得了一致的倾向与色彩。对于闻一多的这种绅士气质、态度和趣味，梁实秋显然缺乏足够的理解，乃至过了几十年他还认为闻一多是富于平民趣味的，正好与新月派的绅士趣味相反驳：“一多是比较的富于‘拉丁区’趣味的文人，而新月社的绅士趣味重些。”^②其实闻一多表现出来的绅士趣味至少并不比梁实秋轻浅，只不过闻一多更多地讲求“身分”罢了。一次写信给诗人陈梦家，爱称这位过去的学生为“梦家吾弟”，不知深浅的陈梦家竟回称“一多吾兄”，立即遭到了他的一顿“大训”；梁实秋就此慨然叹道：“在这种礼节方面，一多是不肯稍予假借的”。^③难道这倒算是平民趣味而不是绅士趣味？若干年后，闻一多成了名播四海的金刚怒目式的斗士，但这同样并不意味着他在“新月”时期就不是绅士，连梁实秋也承认闻一多的人格前后有一个转变过程，“抗战的爆发对于他是一个转捩点”。^④不言而喻，经过这一转捩点，他方由一个“新月”绅士变成了民主斗士。

绅士的别一称谓也就是带东方色彩的“正人君子”。尽管“正人君子”一词像“绅士”一样，早已蒙上了一层讥讽和调侃

① 闻一多致梁实秋、吴景超（1922年9月29日），见《闻一多书信选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版。

② 梁实秋：《忆“新月”》，见秦贤次辑《“新月”漫忆》，台湾《当代文学史料研究丛刊》第1辑。

③ 梁实秋：《谈闻一多》，见《梁实秋怀人丛录》，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1年版。

④ 梁实秋：《谈闻一多》，见《梁实秋怀人丛录》，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1年版。

的意味，可新月派同人还是愿意以此为鉴，正己之冠，甚至不惜捡起“正人君子”的名号以作顶戴花翎。当胡适、陈西滢等围绕着女师大风潮打击激进师生，维护学校风纪之时，他们赢得了“东吉祥派之正人君子”的雅号。^①此后鲁迅每每对“正人君子”施以辛辣嘲讽，可仍未使他们对此称谓倒胃口，梁实秋在数十年后尚愿意正面接受“正人君子”的称谓：“当然鲁迅先生所谓‘正人君子’是一个反语，意谓非正人君子。如今事隔三十多年，究竟谁是正人君子，谁是行险徼幸，这一笔帐可以比较容易的清算出来了。”^②这话里有些暗刺，而事隔三十多年还带着些暗刺苛刻怨毒地要与早已作古的故人大算其“帐”，殊违绅士宽容之道，可见梁实秋氏即使到了晚年，这方面也无大的长进；但他的那番话表明，他和他的新月派同人一直愿意接受嘲谑中的“正人君子”称号。

对于新月派的绅士风度和“正人君子”气度，包括鲁迅在内的许多人都乐于或热衷于进行辛辣的讽刺与嘲谑，但他们的讽刺心理应该说是复杂的：鲁迅是因志趣上的不屑，更多的人也常出于不平的嫉忌，——丁玲讽刺沈从文和朱湘攻讦徐志摩即属此类。五十年代初期，对沈从文怀着某种复杂和嫉恨心理的丁玲这样描述她那“冤家对头”：“沈从文因为一贯与新月社、现代评论派有些友谊，所以他始终有些羡慕绅士阶级……”^③她准确地概括出了新月派人士（包括新月社和现代评论派等同人

① 见1925年8月7日《大同晚报》。作为北京大学教授一类人，他们当时皆聚居于东吉祥胡同，故有此之谓。

② 梁实秋：《重印〈西滢闲话〉序》，见《梁实秋怀人丛录》，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1年版。

③ 丁玲：《一个真实人的一生》，见《胡也频小说选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54年版。